

莫言

研究

年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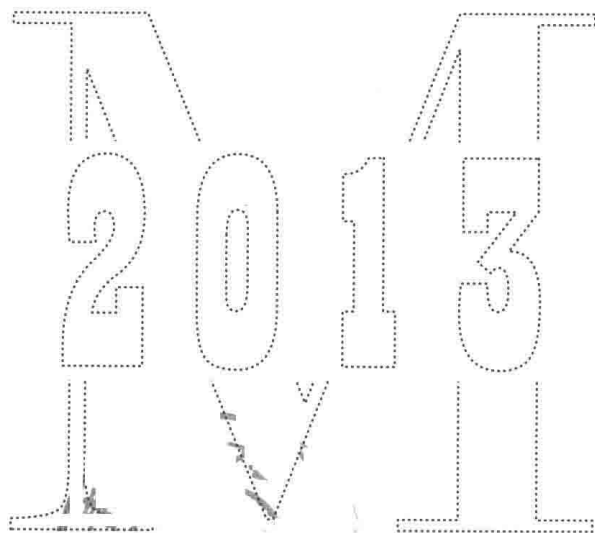
(2013)

张清华

主编

- 一、莫言声音 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在中澳文学论坛上的发言 莫言
- ◆ 泥巴和雪花膏 莫言 ◆ 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写什么 莫言 二、「诺奖」反应——尽管他作品中描写的只是自己故乡那个小村庄——贺莫言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徐怀中 ◆ 莫言的意义 程光炜 ◆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和隐忧 杨剑龙 ◆ 莫言作品以及相关的评论 杨扬 ◆ 在讲故事背后——莫言《讲故事的人》读解 陈思和 ◆ 文学的挽救——由莫言获「诺奖」而想起的鲁迅的一些话 郝元宝 ◆ 直议莫言与「诺奖」 李建军 ◆ 一个人的「诺奖」与一个国家的文学生态 李洞霞 ◆ 遥远的与陌生的俄罗斯人眼中的莫言 王树楠 ◆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从鲁迅到莫言 孙郁 等 ◆ 莫言获奖的文学思考 谢有顺 ◆ 莫言历史叙事的「野史化」与「重口味」——兼说莫言获「诺奖」的七大原因 温儒敏
- ◆ 从莫言获「诺奖」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三家谈 张叔亚 光 整理 ◆ 如何「看莫言」 张清华 ◆ 莫言获奖：文学挽歌或奇迹？——我们该如何看待莫言获奖 熊修而 三、莫言研究 民间的传奇——论莫言的文学观 栗梅健 ◆ 魔幻与现实的寓言 南帆 ◆ 莫言：一个时代的文学突围 孙郁 ◆ 「在地性」与越界——莫言小说创作的特质和意义 陈晓明 ◆ 莫言小说的「两极」——解读《丰乳肥臀》 赵勇 ◆ 莫言小说的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 王春林 ◆ 奇幻化的「战争启示录」——莫言战争小说谈片 张志忠 ◆ 莫言：中国传统与世界新潮的浑融 雷达 ◆ 历史与良心：解读莫言《蛙》中的姑姑形象 张清华 冯强 ◆ 从《檀香刑》看莫言小说的贡献 严家炎
- ◆ 莫言的硕士论文与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 袁庆灼 ◆ 素朴自然的精神苦魂——莫言散文创作论 白波 ◆ 「酒国」故事及文本世界的互涉——莫言《酒国》重读 毕光明 四、媒体声音 文学家的灵魂 景凯捷 ◆ 对莫言作品「坏处说坏，好处说好」 江曾培 ◆ 莫言何必急着去大学当教授 郭文婧 ◆ 热贴莫言，不如远离莫言 何建明 ◆ 获奖的莫言与中国国家形象 任慧 ◆ 莫言能否再静下心来继续创作 许氏彤 ◆ 莫言的清醒与盲目 熊元义 ◆ 莫言在法国 杭零 ◆ 「文学性」不是虚无历史的借口 徐刚 ◆ 带着村上看莫言 林少华
- 附录 莫言：中国文学已经达到世界文学的高度 莫言 力夫 ◆ 文学的造反 莫言 木叶 ◆ 世界如何想象与书写中国——莫言与美国文学青年约翰·兰多夫·桑顿对话 莫言 约翰·兰多夫·桑顿 ◆ 2013年莫言研究资料索引

莫言
研究
年编
(2013)



张清华 主编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言研究年编. 2013/张清华主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12
ISBN 978-7-108-05871-3
I. ①莫… II. ①张… III. ①莫言—文学研究—文集—2013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4679 号

责任编辑 王秦伟 陈丽军
封面设计 储 平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3.25
字 数 450 千字
定 价 74.00 元

《莫言研究年编（2013）》编委会

顾问 刘川生 董 奇 童庆炳

编 委 张 健 陈晓明 程光炜 孟繁华

白 烨 苏 童 过常宝 王立军

张 柠 张清华

主 编 张清华

副主编 熊修雨 赵 坤

例言

本年编旨在为莫言研究、文学史以及当代历史研究提供可参考的文献与资料。编选以2012年为时间起点,每年编选一卷,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中文研究成果进行搜集和整理,以便观察和整体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在莫言研究方面的方法与成就。

一、力求多层次呈现更全面的莫言研究状况与资料,年编分为“莫言声音”“‘诺奖’反应”“莫言研究”“媒体记录”四个部分。其中,“莫言声音”是莫言本人获奖后发表的演讲或文章;“‘诺奖’反应”是来自学界内外关于莫言与“诺奖”的思考;“莫言研究”则集中专业性的研究或批评;“媒体记录”则更多地选取来自媒体和社会层面的普通受众的声音;访谈类稿子收入“附录”中。篇幅所限,未收录的文章以索引形式列于文后。这一体例随以后研究的实际状况再行调整。

二、年编以2012这一特殊时刻为起点,以编年形式对莫言研究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汇总。各部分均按文字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同月发表则期刊先于报纸排列。

三、编选强调资料的准确性,所有的资料均以公开发表为准,并以原初发表报刊文字为准,除必要的技术原因以外,编选人不对原文做修改增删。

限于水平、时间等局限,编选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希望以本年编向所有莫言作品的研究者、翻译者、批评者和传播者致敬。

成书之际,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国际写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本年编的顾问童庆炳先生因病辞世。作为莫言求学师大时期的导师,童先生为国际写作中心的成立和发展付出了许多心血,借此机会,我们谨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

目录

一、莫言声音

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在中澳文学论坛上的发言 莫言 >>> 3

泥巴和雪花膏 莫言 >>> 7

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写什么 莫言 >>> 12

二、“诺奖”反应

“尽管他作品中描写的只是自己故乡那个小村庄”——贺莫言获 2012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徐怀中 >>> 19

莫言的意义 程光炜 >>> 22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和隐忧 杨剑龙 >>> 30

莫言作品以及相关的评论 杨扬 >>> 35

在讲故事背后——莫言《讲故事的人》读解 陈思和 >>> 39

文学的挽歌——由莫言获“诺奖”而想起的鲁迅的一些话 郜元宝 >>> 49

直议莫言与“诺奖” 李建军 >>> 55

一个人的“诺奖”与一个国家的文学生态 李润霞 >>> 64

遥远的与陌生的俄罗斯人眼中的莫言 王树福 >>> 68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从鲁迅到莫言 孙郁等 >>> 73

莫言获奖的文学思考 谢有顺 >>> 92

莫言历史叙事的“野史化”与“重口味”

——兼说莫言获“诺奖”的七大原因 温儒敏 >>> 98

从莫言获“诺奖”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三家谈 张 毅
綦 亮 整理 >>> 104

如何“看莫言” 张清华 >>> 113

莫言获奖：文学挽歌或奇迹？——我们该如何看待莫言获奖 熊修雨 >>> 117

三、莫言研究

民间的传奇——论莫言的文学观 栾梅健 >>> 129

魔幻与现实的寓言 南 帆 >>> 144

莫言：一个时代的文学突围 孙 郁 >>> 149

“在地性”与越界——莫言小说创作的特质和意义 陈晓明 >>> 159

莫言的两极——解读《丰乳肥臀》 赵 勇 >>> 182

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 王春林 >>> 196

评莫言 陈众议 >>> 205

奇想化的“战争启示录”——莫言战争小说谈片 张志忠 >>> 216

莫言：中国传统与世界新潮的浑融 雷 达 >>> 227

历史与良心：解读莫言《蛙》中的姑姑形象 张清华 冯 强 >>> 234

从《檀香刑》看莫言小说的贡献 严家炎 >>> 242

莫言的硕士论文与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 童庆炳 >>> 248

素朴自然的精神苦魂——莫言散文创作论 白 波 >>> 256

“酒国”故事及文本世界的互涉——莫言《酒国》重读 毕光明 >>> 263

四、媒体声音

文学家的灵魂 景凯旋 >>> 273

对莫言作品“坏处说坏，好处说好” 江曾培 >>> 275

莫言何必急着去大学当教授 郭文婧 >>> 277

热贴莫言，不如远离莫言 何建明 >>> 279

获奖的莫言与中国国家形象 任 慧 >>> 281

莫言能否再静下心来继续创作 许民彤 >>> 285

莫言的清醒与盲区 熊元义 >>> 287

莫言在法国 杭 零 >>> 292

“文学性”不是虚无历史的借口 徐 刚 >>> 295

带着村上看莫言 林少华 >>> 297

附录

莫言：中国文学已经达到世界文学高度 莫 言 力 夫 >>> 303

文学的造反 莫 言 木 叶 >>> 306

世界如何想象与书写中国——莫言与美国文学青年约翰·兰多夫·桑顿对话

莫 言 约翰·兰多夫·桑顿 >>> 324

2013 年莫言研究资料索引 >>> 332



一、莫言声音

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

——在中澳文学论坛上的发言

莫 言

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绝对不会选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题目,但库切先生既然喜欢谈这个话题,我就冒着风险附和他一下。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上是个话题,在中国尤其是个话题。我印象中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到了9月底10月初,媒体就要炒作一下。起初,我还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认真地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后来,渐渐地成了闹剧,渐渐地成了声讨当代作家的由头,渐渐地成了一个怎么说都会挨骂的问题。那么,谁还来回答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就是十足的傻瓜了。

关于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事,几乎是一条抽打中国当代作家的鞭子,我辈确实缺少鲁迅那么一点骨气,听说有人提自己的名而不严词拒绝,甚至还心中暗喜,名利之心不灭,确也该抽。但把鲁迅等人奉为神明,不把当代作家当人看,似乎也稍嫌过分。无论怎么说,最近30多年来,中国作家还是在努力地创造着,创造成果也是丰硕的,而这创造的原动力也不是诺贝尔文学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奖项能有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车轮滚滚向前的力量。我认为文学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是人类追求光明、惧怕黑暗的本性使然,是人类认识自我、表现自我的愿望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的发展、繁荣,与文学奖没有任何关系,而要想写出好作品,首先就应该把文学奖忘掉,如果一心想着文学奖,把得奖当成写作的动力,甚至去揣度评委的口味并试图改变自己的风格,这样的努力多半是南辕北辙,即小说也没写好,评委的目光也没被吸引。

尽管对诺贝尔文学奖顶礼膜拜者有之,嗤之以鼻者有之;但它的存在、它的影响,确实也是不容置疑的。我最早知道这个奖项,是1981年夏天读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编选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选》。书分上下册,选了大约二十几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就有澳大利亚作家怀特的《白鹦鹉》。那时候中国作家和媒体对这个奖项似乎也不太关心,尤其是像

我这种初学写作、连一篇小说也没发表的作者,更感到此事与我毫无关系。

让我与诺贝尔文学奖产生联系的,是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他在瑞典文学学院的演讲中,提到了我的名字。知道这个消息后我确实很高兴,但冷静一想,又知道此事几同幻影,因为我深知自己的作品,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都与之相差甚远。后来,大江先生在中国的数次演讲中都谈到诺贝尔文学奖,而他认为我是有资格获奖的中国作家之一。我想,这也是媒体经常会把我与诺贝尔文学奖捆绑在一起的重要原因。这件事令我不胜其烦,以至于我曾公开表示:如果你跟哪个作家有仇,你就造一个谣言,说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在中国,你一旦被封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你的苦日子就来了。如果你想表明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你可要小心了,有人会批评你是在用这种方式吸引瑞典文学学院的注意。如果你在小说里批评一下社会体制,你注定逃脱不了“向诺贝尔文学奖献媚”的大棒。总之,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前也不对,后也错误,无论你怎样躲闪、小心,都脱不了干系,因为你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其实,瑞典文学院那十几位评委,哪有空闲来关心这些问题呢。其实,一个真正的作家,又有谁在写作的时候还想着瑞典文学院呢?厨师做菜,是要考虑食客口味的,但有一些厨师,也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烹调,你爱吃就吃,不爱吃就算了。作家更应如此,不考虑文学奖评委,不考虑翻译家,甚至不考虑读者,有了这样的态度,写出好作品的几率会大大提高。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总是在你几乎忘记它的时候悄然而至,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我也是这样。如果说前几年我还对诺贝尔文学奖抱有几丝幻想,那最近几年来,尽管关于我得奖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心中自知这事与我如同擦肩而过的两颗行星,已渐行渐远。因为我心中也有一个“诺贝尔奖潜规则”,而我不符合这个潜规则的——这也是我获奖后引发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对诺贝尔文学奖存有严重的误解。诺贝尔文学奖首先是文学奖,然后才是其他;诺贝尔文学奖最根本的衡量准则是文学,然后才有可能有其他因素;诺贝尔文学奖最根本的意义也就是它的文学意义而不是其他。在瑞典领奖的10天里,通过与瑞典文学院士们和瑞典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接触,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瑞典文学院从来都是把作家的文学成就当成最重要的标准,至于其他方面,基本上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诸多传言,基本上都是一厢情愿的虚构。

去年8月,西方的两家著名博彩网站“立博”和“优胜客”公布“诺奖”赔率,我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先生分列第一和第二,这让每年晚些时间才发作的“诺奖综合征”提前到来,我在北京不胜烦扰,便与家人躲回高密,没想到高密也不是世外桃源,随着开奖日期的渐近,种种传闻和谣言也是甚嚣尘上。面对这些,我起初心烦意乱,想不到我一生与人为善,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恨我,更想不到我几十年来以笔为戟,刺贪刺虐,竟然还被人侮为“乡愿”,但渐渐地我就明白了,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被曲解的意义。诺贝尔文学奖犹如一面镜子,照

出了世态人情，也照出了真正的我与被“哈哈镜”变形了的我。

10月11日北京时间晚7点，名单公布，获奖者是我，我自然很高兴。我当然知道有少数人不高兴或者是很不高兴，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当今世界，恐怕再也不会产生一个让全世界人都交口称赞的毫无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和作用，似乎可以混为一谈，我想大概可以概括成几条。第一是可以让文学在短时期内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每当文学被人们渐渐忘记的时候，诺贝尔文学奖就来刺激一下；第二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引发阅读的热情，很多久不读文学作品的人，也会去买一本获奖作者的书来翻翻；第三就是能够在短时期内使获奖作家的作品很畅销；第四会让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作家置身于聚光灯下，成为万人注视的焦点。类似的作用还可以罗列很多，总体而言，诺贝尔文学奖会部分地改变一个作家的生活。这很难说是坏事，但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作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写作，除此之外的活动，如果对写作无利，就是浪费。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问题，在中国尤其是一个问题。得奖之后，是否要改变自己一贯的行事风格，这也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难题。我得奖之后，就有一些亲戚朋友来找我，让我帮他们的孩子找工作，或者让我帮他们打官司。当然，也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写信或登门借钱，让我帮助他们的儿子买房子，或者帮他们治病。当然，也有一些人希望我用“诺奖”获得者的身份发言，借以改变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端。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两难选择。如果我帮了他们的忙或按他们的意愿做了事，他们自然会高兴。但问题是，我帮了你的儿女，势必挤掉了别人儿女的机会；我给了你钱，你会感激我，但势必会让那些没达到目的的人骂我；我利用名声帮你看病加了塞，但势必影响了后边的病人看病。我当然可以发声，但如果我处处摆出一副“诺奖”嘴脸，别人即便不厌恶，我自己也会感到害臊。而且，写作也是一种发声，甚至是更重要的发声。文章改变不了的现实，难道简单地说几句话就能改变吗？我一向对那些把自己抬举得太高的作家不以为然，以为写了几篇小说，写了几部剧本、几首诗歌就高人一等，就可以看病不排队、坐出租车不付钱，那不但会遭人耻笑，甚至会被人揍得鼻青脸肿。十几年前，在苏州大学的小说论坛上，我就提出了“不是为老百姓写作，而是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观点，这是针对某些患有自大狂的文人而发，也是自我提醒和警戒。我也曾听说过诗人或是作家可以与国王平起平坐甚至称兄道弟的故事，但这些故事的背景是在国外，其真实性不必深究，但如果某个中国文人存有这种念头，那会让稍有正常思维的人笑掉门牙。《红楼梦》里刘姥姥带着孙子板儿去拜见王熙凤，指着板儿对王熙凤说“您侄儿”如何如何，周瑞家的看不过去了，把刘姥姥拉到一边，说，您别一口一个“您侄儿您侄儿”的，蓉大爷才是她侄儿呢。刘姥姥犯的错误是不把自己当外人，但一个作家如果把自己当成高人一等的人物，那错误犯得比刘姥姥还要严重。如果一个作家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就错以为自己成了“大人物”，就可以颐指气使、一言九鼎，那就不仅仅是浮薄而是混账了。

那么,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该不该承担比一个普通作家更多的社会责任?我想,从法理上来讲,你无论获了什么奖,也不会改变你的公民身份,你的奖金也不是从纳税人那里来的,因此,也就没有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义务。当然,如果你乐意利用那点虚名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自然也是好事;但你如果不乐意做,似乎也没犯下什么大逆不道的罪行。还有,“善欲人知,不是真善”,非要面对着摄像机才肯把钱塞到捐款箱里,这样的善事,其善也已大打折扣。

我平生最讨厌的事就是结帮拉伙。搞政治必须结帮拉伙,而一结帮拉伙必然就要党同伐异,一党同伐异就必然违背良知。我认为作家最好的状态就是独来独往,只有独来独往才有可能冷眼旁观,只有冷眼旁观才有可能洞察世态人情,只有洞察世态人情才可能创作出好的小说或是别的艺术作品。当然,这事也不绝对,大千世界,人各有志,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入世方式。作家从来就不是别样人物,把作家的地位抬举得太高是对作家的伤害——其实在中国,作家的高尚地位,基本上是某些作家的自大幻想。作家转行或兼职做了政治家,那也是一种选择,但我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种兴趣,我只想安静地写点东西,当然,我也会悄悄地做一些有益于社会但与写作无关的事。

不管我配不配,我已经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了。我现在最该做的事是尽快地回到书桌前,写出好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对社会最好的发言、最好的回报。据说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阶段已经结束,接下来,瑞典文学学院的5位院士会从200多名提名作家中选出3至5人的小名单,让其他院士阅读这几位作家的作品,再过6个月,新的文学奖得主就会出炉。到那时候,估计就没人理我了,我期待着。

(《文艺报》2013年4月12日)

泥巴和雪花膏

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是由欧洲的一些学者组成的，他们的评价也仅代表这个评委会的观点、立场，或者审美的趣味，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经过 100 多年的历史，诺贝尔文学奖还是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在国际范围内有它的无可代替的权威性，获得这个奖项，客观上也代表了对这个国家的文学的某种程度的肯定，起码是一种认可。当然，我也多次回答记者，我从来没有为了获得一个什么奖来写作。我写作的原动力，可能很低级，就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为了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说得更俗，就是为了天天能吃饺子，说得文雅、高级一点就是，为了表达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愿望，为了替我身边的读者们、父老乡亲，说一说他们心里的话，这就是原始的动力。我想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朴素的想法，朴素的写作动机，不带获奖的功利性的写作动机，恰好使我的作品具有了比较广泛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是立足于本土，以自我为出发点，来描述你熟悉的生活，当然这个生活也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然后才有可能获得一种世界性的认可。

当代文学：五粮液抑或二锅头？

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位置？评价一直很多样。有的人认为跟现代文学，跟鲁迅、郁达夫这些人相比，当代文学一无是处，最著名的论断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充其量也就是二锅头。也有的人认为，当代文学的成就完全可以和现代文学相媲美。如果客观地讲内心话，我个人认为，现代文学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好，当代文学也没有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差。文学的发展也像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有源有流，现代文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和中国几千年的文学一脉相承的，当代文学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跟现代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想，每一个作家都从现代文学中

吸收了很多营养,我们当代文学中所研究探讨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也是现代文学的延续。鲁迅、沈从文,他们每一个人都给我们提出很多课题,我们实际上是他们的继续发展。在语言、题材等方面都可以看到现代文学对我们的影响,因此单独把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作为两个对立的事物来比较的话,不是特别科学。

面对荣誉:心如巨石,风吹不动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有得有失,没有绝对的。得奖是个很大的荣誉,还有这么多的奖金,肯定是得到了很多。如果说失去,就是失去了一点自由。尽管我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尽管我的内心没有发生一点点的变化,但是客观上确实有一些变化,尽管我还是希望骑着自行车上街去办我的事情,但事实上不太方便了。确实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控制你,这个我觉得很可怕,但也难以避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的内心无论如何不要发生变化,我在瑞典也说过8个字,“心如巨石,风吹不动”。不管外面怎样变化,内心深处应该非常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诺奖”得主,我就可以随便胡说八道,就可以干一些不该干的事情?那肯定不对,这样我认为是对文学的巨大伤害。如果你老是放不下“诺奖”的包袱,今后的写作会非常困难。就像是说,我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写的东西,一定要超水平、高水平,不能让人笑话,这样一种严格的要求当然也很好,但是对自己的写作造成的伤害也挺大。这就无法下笔了,写完了自己都不敢拿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要忘掉过去这些荣誉,写作的时候,我还是过去的我,还是要千方百计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而且要有个胆量,不怕别人不喜欢,过去我们老觉得应该努力往最好写,现在我觉得应该反过来,不要怕写坏,不要怕写出来被人笑话,这样才能够轻装上阵,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老是担心写不好,很可能就永远写不好了,很多“诺奖”得主创作很快停止了,可能更多就是被这个包袱给压垮了。

我最愿意做一个被人遗忘的人,开会一直想坐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去,走路一直走马路的最边上,说话永远要低调,这是我做人的一个习惯,今后我还是想这样,我也反复说过,大家赶快把我忘掉,每个人都去做自己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是很大的奖,但是确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在中国、在世界,很多作家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甚至很多人比我更有资格,我无非是碰巧了,碰到我身上来了,所以大家只关注我一人是不对的,应该关注更多的作家,如果只去读我的书,那更不对,应该读更多的作家写的比我好得多的作品。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注会慢慢淡化的,我希望明年比今年要淡化许多。

写作过程：自信还是不自信？

自信和不自信两个都是我，每一个人都两种精神状态，在写作中也涉及自信和不自信的搏斗，写得顺的时候，念几句昨天写的，暗叹：哎呀，真是天才！写得不顺的时候，哎呀，这是什么玩意？感觉到自己没有写作能力。在完成一部作品的过程中，经常交替着出现这两种状态。在做人方面也是这样的，有时候特别自信，有时候也突然感觉到，我真是事事无能。几十年来，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人一辈子永远自信，不是狂人也是傻瓜。如果永远是不自信，我想也干不成什么事情了。人还是有这个两面性比较好。你不自信的时候，你就有一种谦虚、内敛的精神，就会去仰望别人，学习别人，会见贤思齐，自信的时候就会战胜困难，产生一种前进的力量，我觉得这两个状态都需要。

创作的过程确实非常漫长，我刚开始写作，跟很多的写作者一样也是四处投稿，刚开始，把比较小的地区性的报纸刊物地址记下来，然后去投，不敢向《人民文学》这样的大刊物投。刚开始学习写作，确实也在模仿。真正获得自信，还是我有一部中篇小说叫《透明的红萝卜》。当时写的过程中也不自信，写完之后也怀疑自己，这是小说吗？小说可以这样写吗？写完后发表了，得到了文坛的好评，而且引发了一些争论，这个时候，突然感觉到自信了。既然你们认为这样写好，那么，我觉得太有底气了，我可以批量生产了。因为类似的题材、类似的故事、类似的感觉，我有很多很多。所以，之后，《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很快都出版了。

文学批评：不能图口舌之快

上世纪80年代文学氛围比较好，“军艺”文学系也营造了很好的小环境，每个人都畅所欲言，赤诚相见，同学们都彼此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对一个人作品的批评，也应该讲究一点方式和方法，过分尖刻的批评让人感觉充满了恶意。你批评作品总还是希望人家把作品改好，就应该实事求是地来批、来分析，就应该有理、有论、有据。

很多话说得过瘾，得到一时的口舌之快，但是任何一种批评只要不是所谓的敌我矛盾，就应该有善意存在。我觉得对人的批评、对社会现象的批评，第一应该实事求是，应该站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之上，不应用感情的好恶作为批评的准则，一个文学家对社会的批评可能会带上自己的情感，但这种情感不应该变成对事实的歪曲。不能说书都没看，就全部否定或大肆表扬。社会批评家应该以事实为依据，文学批评家应该以文本为依据。尖酸刻薄的批评，可以哗众取宠，可以赢得掌声，但是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也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会让受批评者口服心服。通过批评让作者改变一些不正确的做法，这才是批评的真正